



「大智度論」集粹之六七——
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云何實語者不垢不淨，不實語者亦不垢不淨？」

佛告須菩提：「是諸法平等相，我說是淨，何等是諸法平等？所謂如、不異、不誑、法相、法性、法住、法位、實際，有佛、無佛，法性常住，是名淨。世諦說故，非第一義諦。最第一義諦，過一切語言論議音聲。」
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世尊得阿耨多羅時，得諸佛法，以世諦說得？以第一義諦說得？」

佛言：「以世諦說佛得是法，是法中無有法可得是人得法。何以故？是人得是法，是為大有所得，用二法。無道無果。

行二法無道無果，行不二法亦無道無果。若無二法，無不二法，即是道即是果。何以故？用如是法得道、得果，用是法不得道、不得果，是為戲論。諸法平等中，無有戲論；無戲論相，是諸法平等。

若無有法，無有無法，亦不說諸法平等相，除平等，更無餘法離一切法平等相。平等者，若凡夫，若聖人，不能行、不能到。所謂須陀洹，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羅漢、辟支佛、諸菩薩摩訶薩及諸佛。

諸法平等與佛無異，諸凡夫人平等，諸須陀洹及諸佛、聖法皆平等，是一平等無二，所謂是凡夫人，是須陀洹乃至佛，是一切法平等中皆不可得。

諸法平等中，無有分別，是凡夫人、是須陀洹乃至是佛。佛寶、法寶、僧寶即是平等，是法皆不合、不散，無色、無形、無對，一相所謂無相。諸佛及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不分別諸法。

諸法平等

智 銘

佛有大恩力，於諸法平等中，不動而不分別諸法。

空中各各相法不可得，所謂色相乃至諸佛相，以是因緣故，當知諸法平等中，非凡夫人，亦不離凡夫人，乃至非佛，亦不離佛。

是平等非有爲法，非無爲法，何以故？離有爲法，無爲法不可得；離無爲法，有爲法不可得。是有爲性、無爲性，是二法不合、不散，無色、無形、無對，一相所謂無相。佛以世諦故說，非以第一義。何以故？第一義中無身行。無口行，無意行，亦不離身、口、意行得第一義。是諸有爲法、無爲法平等相，即是第一義。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時，第一義中不動，而行菩薩事，饒益衆生。」

須菩提問佛：實語者不垢不淨，云何不實語者亦不垢不淨？

佛意是：若分別說垢淨相，是事不然，一切法平等故，我說名淨。蓋諸法實相：如、法性、法住、法位、實際是平等，菩薩入是等中，心無憎愛，是法有佛無佛常住，作法皆是虛誑，是故說無作法，聽者心即取相，著是諸法平等，如人以指指月，不知者但視其指而不視月。是故佛說諸法平等相亦如是，皆是世諦，世諦非實，但爲成辦事故說。

布施等法皆是思惟憶想分別，作起生法，不得住如是法中成一切種智。但是一切（善）法，皆是助道因緣。若於是法中邪行謬錯，是名不實；若直行不謬，即是助道法。是法爲助道故，不爲果。是布施等是有爲法，道亦有爲，同相故相益。道果者所謂法實：無出、無生，一相，無相，寂滅涅槃，是故於涅槃不能有益。是故，菩薩知是助道法及道果，從初發心來，所作善法布施等，知皆是畢竟空，如夢乃至如幻。

布施等不具足，不能成就衆生，菩薩莊嚴身及音聲語言，得佛神通力，以種種方便力，能引導衆生。是故，菩薩爲成就衆生

故，行檀波羅蜜，亦不取檀波羅蜜若有、若無相，亦不戲論如夢等諸法，直行乃至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何以故？般若波羅蜜不可取相，乃至十八不共法不可取相。但衆生不知是法故，是菩薩爲是衆生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故布施等諸善法，爲一切衆生故修，不自爲身。若菩薩遠離憐愍衆生心，但行般若波羅蜜，求諸法實相，或墮邪見中，是人未得一切智，所求一切智事，心未稠柔，故墮諸邊見，諸法實相難得。

菩薩行善道，爲一切衆生，此是實義；餘處說自利亦利益衆生，是爲凡夫人作是說，然後能行善道。入道人有下、中、上。下者，但爲自度故行善法。中者、自爲亦爲他。上者、但爲他人故行善法。求佛道者有三種：一者、愛念佛故，自爲己身成佛，二者、爲己身亦爲衆生；三者、但爲衆生，是人清淨行道，破我顛倒故，是菩薩行般若波羅蜜時，無衆生乃至無知者、見者，安住是中，拔出衆生於甘露性中。甘露性者，所謂一切助道法。行是法，得涅槃，涅槃名甘露性。是甘露性中，我等妄想不復生。是菩薩自得無所著，亦令衆生得無所著，是名第一利益衆生。

自得、亦令衆生得者，是亦世俗，非第一義，第一義中無得、無得者，不可說，不可受。若是人得是法，即是二法，二法中無道無果。二法者，是菩薩，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如是二法，皆是世諦故有。若二者，佛法何得不虛妄。若有人不得第一義，但以二法分別諸法，是則虛妄。諸佛、大菩薩得第一義故，爲度衆生令得第一義，雖分別諸法，非是虛妄。

不二真實聖法，或有新發意菩薩，未得諸法實相，聞是不二法，取相生著，是故或稱讚不二法，或時加毀訾。又佛遮二邊說中道，所謂非二、非不二，二法名各各別相不二名一空相，以是一空相，破各各別異相，破已事訖，還捨不二相，是即是道，是果。何以故？諸聖賢雖讚歎無二法，爲不著故。若謂用是法得道、得果或用是法無道、無果，即是戲論。無戲論是平等法。

所謂平等，若離有性、無性，假名為平等。若菩薩不說一切法有，不說一切法性，不說一切法相等；顯示亦不說無法，無法性，無法相等；顯示亦不說離二邊，更有平等相。一切處不取平等相，亦不憂言無是平等，不訪行諸善法，是名諸法平等。諸法平等者，過一切法。

一切法有二種：一者、色等諸法體；二者、色等法中行。凡夫邪行，賢聖正行，此中說平等，於凡夫中出，不言色等中出。平等無能行、無能到。凡夫平等，須陀洹平等，佛平等，皆一平等，無二無別。是凡夫乃至佛，自性不能自性中行，不能自性中到，自性應他性中行。若佛與平等異，佛應行平等，但佛即是平等故，不行，不到。非以智慧少故。

平等即是法寶，法寶即是佛寶，僧寶。何以故？未得法時，不名為佛，得平等法故，名為佛，得平等法故，分別有須陀洹等差別。若佛不分別是法，云何當知有地獄乃至十八不共法？佛雖不作好醜等事，但演說示人。佛雖知寂滅、不二相，亦能於寂滅相中分別諸法，而不墮戲論。所謂於平等不動，而分別諸法。不動者，分別諸法時，不著一、異相。畢竟空中無異相，空便是實。畢竟空中，空亦不可得，各各相亦不可得，以是因緣故，當知諸法平等。無分別故，無凡夫人。但凡夫人非實相不離實相，凡夫人實相即是聖人相，是故言不但凡夫，不離凡夫，乃至佛亦如是。

無為法無分別故無相，若說常相，不得言無相。破有為法故名無為，更無異法。有為法中先有無為性，破有為即是無為，是故說：離有為，無為不可得，是有為、無為性，皆不合、不散，一相、所謂無相。佛以世諦故說是事，非第一義。第一義中無身、口、意行，有為、無為平等，即是第一義。觀是有為、無為平等，亦不著一相，菩薩於第一義中不動而利益眾生，方便力故，種種因緣為眾生說法。

（上接第43頁「虛雲和尚」）

終日 體枯坐於冰洞內，心中只記住計算苦行不食不眠的時間，一心只求勝過他人，創出最長的忍飢不眠紀錄，以為從這種苦行虐待自身，可以進入永生不朽。他們互相誇示苦行，如何在冰巖上坐了幾天幾夜不食不眠，又如何如何在冰中活埋多久……。他們在日出以後，出到冰洞外面來，在冰川的雪水瀑流底下舉行崇拜聖浴，掬捧冰寒泉水淋洗身體和鬚髮，又面向太陽，睇目逼視，口中唱吟着「唵」字，認為這樣可以吸收天地日月精華，與天地化為一體，不少耆那在冰川這樣凍死成為僵屍。

另外有一些耆那就在熱帶沙漠裡曝曬於沙礫之中，晒得奄奄一息，全身灼爛，不小被晒成腐屍，而耆那仍然迷信這樣的苦行可以獲得永恒的不死生命！

德清還未見到這些呢！

德清與僧團，在這些幾百萬人的人潮中穿過，他們志不在參觀這些熱鬧。德清覺得這些也都不過是些毫無意義的迷信熱鬧罷了；這些耆那與婆羅門，瑜伽與基斯那大神教徒，各自趁熱鬧，在這一天昆濕奴大神誕日，予着趕到恒河污水中去聖浴，到底有幾人不是只隔於形式呢？到底有幾人不是迷信？獲得佛性的開悟？他們不從內心去找尋「真我」，只是盲從肉體折磨受苦，或者也得到一些自我麻醉的自欺的「假悟」罷？或者甚至連這一點「假悟」的恍惚也達不到哪！

到底他們得到些什麼？這些彷徨迷失的人們哪！能脫出人生的疾苦麼？

佛陀當年想必也早看透了這些形式主義的迷信罷？所以佛陀教世人自覺找尋自性明心見性，不幸過了兩千五百年，印度人仍是執迷不悟哪！他們拋棄了佛法，仍然戀戀於迷信的宗教，好比大海中有救生的大船，他們不接受，却去抓緊浮萍呀！

（未完）